

常
新
港
作
品

四次荣获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
最能触动少年儿童心灵的作家



背靠背的 春天



常新港
励志成长系列



青岛出版社

INSPIRATIONAL GROWTH



背靠背的 春天

BEIKAOBEIDE
CHUNTIAN

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背靠背的春天 / 常新港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552-1111-2

I. ①背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458号

- 书 名 背靠背的春天(常新港励志成长系列)
著 者 常新港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 85814750(传真) (0532) 68068026
选题策划 谢 蔚 梁 唯
责任编辑 梁 唯 王龙华
特约编辑 王世锋 丰雅楠
封面绘图 梦 鸢
内文插图 Muhu
装帧设计 滕 乐
照 排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
印 张 7.25开
字 数 145千
书 号 ISBN 978-7-5222-1111-2
定 价 20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-653-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(0532) 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儿童文学

Contents

目 录

男孩无羁

遭遇点射 /	001
关于我在幼儿园的故事 /	015
对青梅竹马的记忆 /	028
穿黑背心的少年和爸爸的鸡蛋功 /	038
漂亮和我喜欢头破血流 /	047
朴树的《白桦林》和我的草地 /	057
嫉妒和伤风 /	066
我不知道自己有毛病 /	079
天籁之音 /	093
光头引来了心理医生 /	100

女孩不哭

我的家和那个电话 /	109
六十四个和两个 /	119
那个叫丛生的男生 /	130
严丽丽失踪 /	138
保护人 /	149
不纯真的年代 /	162
我不想感动别人 /	173
你们想吓死我吗 /	184
心理学博士再次光临 /	194
去草原 /	211

遭遇点射

我没有逃脱班主任于培光的点射。点射，你肯定不全懂。仔细听着，士兵射击时，子弹是一发一发射出枪管的，有单发，有连发。若前面只有一个敌人或者别的目标，射单发子弹就成，这叫点射。我就是于老师面前的那个敌人。如果面前有蚂蚁般的敌人蜂拥而至，那么必须打连发。全班男生都变成敌人的可能性比较小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

我们初二（3）班的男生都没打过枪，没当过兵，但都明白点射的道理，是从电视上学的。

我遭到点射，就是挨了老师批评了。不幸的是，我

被击中了。我回忆被击中时的情景，一定很狼狈，不然，全班男生和女生不会都尽情地笑。有个男生控制不住，还拍了桌子。

当时，我的头开始发昏。我的自尊心大大受到了伤害。于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朝我放了一枪。我听见子弹旋转着带着一股冲击力击中我的脸，我站不稳，身体朝后仰了一下，被后面的桌子挡住了。噢，它伤了我的心了。

于老师说：“丛生，你晃什么？站直喽！你现在觉得脸红了，感到烧了？刚才干什么去了？”

我刚才干什么了？于老师怎么啦？小题大做嘛。

我交代一下刚才发生的事。七点二十五分，我跑进学校教学楼长长的走廊。为什么跑？我愿意跑，因为除了患有肥胖症的男生以外，我们都到了爱跑的年龄。至于为什么要狂奔，那么快奔到终点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不跑，两条腿就痒，大腿痒小腿痒脚丫子也痒。憋得两眼发绿光，见电线杆子也要冲上去踢一脚。我一个月穿破过三双鞋，这是一项纪录。如果纪录被承认，别人是难以轻轻松松打破这个纪录的。许多人都不信。不信拉倒。有人问，你脚丫子长嘴长牙了？是穿鞋呀还是啃鞋呀？我妈给我买过质量很好的鞋，很贵，但到了我脚上，只新鲜三天，第四天就开始面目皆非了。我妈审时

度势，决定买便宜鞋，露出了脚指头再买新的。所以，我从未刷过鞋。有部电影叫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，我的脚和鞋也可起个电影名，叫《将新鞋一穿到底》。

我接着说跑进走廊后遇到了什么吧。我遇到了教音乐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陈笑。陈笑老师的钢琴弹得跟她的长相一样漂亮。她可能早晨起来晚了，在办公室用电热杯煮了满满一杯面条，里面还藏着一个鸡蛋。当然，鸡蛋是在我撞翻了她手上的杯子之后，掉在地上时我才看见的。

陈笑老师在我冲进走廊时，正端着面条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她刚刚把门从里朝外推开，我就扑在了门上，门撞翻了陈笑老师手里的电热杯。陈笑老师呀了一声，望着地上的白面条和那个冒着热气的鸡蛋。飞机下降也要滑行一段才能停住，我当然不能例外了。

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没料到门突然开了。”

陈老师说：“没事，以后在走廊里不要狂奔，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。”

看来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结束了，也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。但我发现，陈老师弯下腰，想用筷子把地上的鸡蛋夹起来，放回到电热杯里。她怎么夹，那鸡蛋都不听话，最后碎成了几小块。陈老师叹息一声，放弃了努力。

如果此时我抽身离开，也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。可我突然来了一股邪劲儿，从衣袋里掏出十元钱，扔给陈老师，并说了一句我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听了会不舒服的话：“老师，以后别这么艰苦，拿去买点儿好吃的吧！”

我没看陈老师的脸色。我们这种年龄，是不看别人脸色的。我以为自己是在赔偿，是在做出一种能感动人的善良举动。

我错了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当时陈老师端着空了的电热杯，拿着十元钱径直走进办公室来到于培光老师面前，把电热杯朝桌上一放，十元钱拍在桌上，未说一句话，眼里全是泪了。

现在，班主任于培光把十元钱奋力拍在了初二（3）班的讲台上。

我看见那被揉皱的十元钱躺在讲台上，样子比我还凄惨，让我有些心惊肉跳。

“丛生，你有钱了是不是？显什么？”于老师又拍了一下桌子，可怜的十元钱朝空中一跳，歪了一下身子，失控了，飘落在地上。

“把你的十元钱拿回去！”

我头昏脑涨地朝地上的十元钱走去，弯下腰，把它捡起来。

我感到那十元钱特别沉，质地不是纸，而且那上面积了厚厚的某种东西，变成另一种异常沉重的东西。

我坐回座位上时，是扑通一声坐下去的。沮丧这个鬼东西真要人命啊！

我恨这十元钱。于是，我下意识地开始做一种古怪的动作。我做怪动作时，同桌香瓜——对，他绰号叫香瓜，总像个女生一样，把自己搞得很香——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望着我。

我此刻已经闻不到香瓜身上的香味了。

我在撕那张纸币。

“丛生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你在撕钱，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仍在撕。我想，钱是我自己的，想撕就撕。

于培光老师急了，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按住我的右手：“你必须用胶带把钱粘好，听见没有？”

这时，我的眼泪跑出来了。它们关了太久，谁也拦不住，争先恐后朝外涌。

最后，那张十元的纸币是由我的同桌香瓜粘好的，他那双女生一般的白手不仅巧，而且充满同情心。

过了许多天，跟我常一起玩的男生们都闭口不谈十元钱的事，绝口不提一个字。但香瓜有一次突然问我：“我真搞不懂，你错哪儿了？”

我说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

五月十四日，是我们学校的节日。因为在那一天，如果不刮五级以上的大风，如果不下暴雨，如果不地震，如果天上的陨石不凑巧把教学楼砸塌一个角，我们就要开运动会。经过本校比赛，选拔出的成绩好的同学，在六月一日那天将参加全市运动会。

于培光老师可能突然感觉到五月十四日逼近了，开始对那些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却富有运动天赋的男生女生友好起来。

我在那一天遭到于老师点射之后，没跟他说过一句话。我觉得，他把我珍贵的东西击破了。

我记仇，所以不理他。

于培光老师不记仇。他平时的表情总像端着一支枪，朝我们瞄准，他有时站在明处，有时隐身在暗中，朝他的敌人点射。他几乎天天在举枪点射。他不点射，就好像不是老师了，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他已经非常非常习惯朝我们射击时摆出的姿态。他如果有一天不朝我们打一枪，就会不舒服，就会难以忍受。

有的同学浑身被他点射成了网，反而不在乎了。

我不行，我脸皮薄，身上只要有一个枪眼，就怎么也抹不去，总留下难看的痕迹。

那天下午，于培光老师突然衣冠楚楚地走进教室，

黑西装，白衬衣，红底带蓝点的领带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同学们的表情都一惊一乍的，有些兴奋。

于老师也有外号，叫中央部长。其实是头顶上中央部分的头发不长。应叫中央不长。于老师才三十三岁，头发脱得早，一穿西装，就像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了。

男生们开始讨论于老师的头发问题。过去我很少发言，只听同学们说。这次我可说话了：“于老师每批评一个人，或者说，朝我们点射一次，他就要掉一根头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看见一只恐龙蛋在给我们上课。”

香瓜开始乐。男生们都跟着乐。这样算起来，于培光老师就有了三个光彩夺目的绰号：中央部长、伊万诺夫、恐龙蛋。

穿黑西装的于老师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运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，我希望咱们班过去拿过名次争了光的同学再接再厉，在今年的运动会上再创佳绩。我先简单动员一下，因为我一会儿要去市里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，就不啰唆了。”

原来于老师要去市里参加会议，所以才穿得这么“硬”。

我问香瓜：“你知道于老师开什么会吗？”

香瓜说：“我听说于老师的论文获了一等奖。”

“论文？一等奖？”

香瓜神秘地说：“论文的内容是什么，知道吗？”

“他的论文写地球明天爆炸也跟我没关系。”

香瓜不管我情绪如何，也不管我心里是多么多么厌烦我们的班主任，硬是向我报告了一个令我气昏了头的消息：“于老师的论文题目是《如何同今天的中学生交朋友》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交……交朋友？题目应该是《如何向今天的中学生发动战争》！”我能不气昏头吗？他不仅穿那么“硬”去领奖，还是一等奖。

香瓜按住我的手：“别撕自己的本子。”

我已经浑然不觉地撕碎了一本新本子。

三秒钟之后，香瓜又大叫起来：“你撕了我的本子！”

五月十四日开运动会的日子毕竟临近了。我在田径上擅长四百米跑和八百米跑。我的四百米跑成绩至今还是学校的纪录。体育老师曾说，丛生的四百米跑纪录，将会保持许多年。

于培光老师从市里拿回了论文一等奖的奖杯。因为他还没成家，住单身宿舍，所以，他把奖杯摆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。

我准备罢赛。

我说不出那股怪情绪是从哪里冲出来的，很凶猛，让我那几天老处于冲动之中。我真的要罢赛，不像有些同学，遇到此类事只是说说玩玩，让老师的甜嘴巴一哄，就上钩了。我不傻，不是那种傻鱼，智商低，爱上钩，被人用鱼钩钩住了腮帮子，还在空中甩尾巴。

我说自己智商高，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如果仅凭着一股虎劲儿，冲班主任于培光喊“我罢赛”，那是傻蛋一个。

那样做的话，不但于老师看得出来，全班同学也都看得出来，丛生在闹情绪。不就是挨了批评，遭到一次点射吗？就玩完了？就找不到智商啦？

我百分之百地相信，于培光老师这几天一直在做美梦：初二（3）班的团体成绩会拿全年级第一名，丛生的四百米跑和八百米跑仍会轻松夺冠。

于老师总以为我丛生的两条腿是他的两条腿，想让它跑，它就跑；想让它快点跑，它就跟马一样飞奔起来。

我一定要罢赛。

我把右脚缠上几圈白纱布，用红药水染上血色，然后一步一拐上学去了。走到大街上时，我还在街边的橱窗前照了照，走了两步，像，太像了！然后高兴地买了根冰淇淋，吧唧吧唧吃起来。

我一走进教室，香瓜就叫：“丛生，你怎么啦？”

男生女生都朝我投来带问号的目光。

我在心里告诫自己，一定要把戏做足，做到底。

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哎哟了两声之后，跟香瓜说：“不小心，让碎玻璃扎了脚心。”

“问题大吗？严重吗？”香瓜一副纯洁的样子，让我都不好意思再欺骗他了。

“没事，碎玻璃拔出来了，不幸……”

“又怎么啦？”

说不想骗香瓜了，可我管不住自己，继续行骗。可怜的香瓜只能是被骗的牺牲品了。

“碎玻璃是拔出来了，不幸，我一走出医院，又让一辆倒车的出租车的后轮轧了脚……”

香瓜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难听了：“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让碎玻璃扎了脚心，又让该死的出租车轧了脚面？你这只脚还在吗？”

我说：“在，挺好。我还想参加运动会呢。”

我话音刚落，一个女生走过来，弯下腰，低头看我的脚。她不说话，垂头看我的脚时，一头黑发垂下去，遮住了她的脸。当她抬起头时，我看见了她的两只眼睛。

她还是没说话，走向自己的座位上去。

她叫于飞飞。

在男生女生询问我的脚伤时，于飞飞回过两次头，盯了我两眼。之后，她没再回头。

于飞飞是女同学中跑得最快的。她身材匀称，两条腿长而结实，让我总能想到林间的一种动物——鹿。

往年的运动会，总有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比赛，男女生混合接力赛。八个人，男生四名，女生四名。我是倒数第二棒，于飞飞是最后一棒。上次比赛，我接过棒时，我们已经屈居第四名了。原因是我们班上有一名男选手赛前喝多了可口可乐，岔气了，使我们的成绩大打折扣。

当时，我看见女生于飞飞急得两眼泪汪汪的，把耳边垂下的一绺头发咬在嘴里。

我接过棒时，觉得四周的叫喊声顿时小了，只有耳边的风声。香瓜后来告诉我，一再警告同学们在运动场上场下都要保持文明的于老师，在我飞起来时，自己蹿上桌子，大呼小叫。我一气撵上两个对手，同第一位的选手并肩在跑道上飞行了近二十五米。我耗尽了身上最后一点儿能量。我将接力棒递到于飞飞手里时，看见她兴奋的眼泪挂在脸颊上还未来得及擦去。

于飞飞冲在了最前面，把第二名落下了七米。她流泪时，就知道我们班已经是第一名了。

于飞飞在女生圈里评价我赛跑的情景时，说：“丛

生是只豹子。”

这评价多高！电视片《动物世界》都看过吧？在动物栖息的水草丰美的大草原上，给人印象最深、跑姿最优美的就是豹子。它跑起来时，用身体给那片广袤的草原画出一条条梦幻般的弧线。

我现在可是一只四爪在滴血的豹子。而且，豹子的心也在滴血。

于培光老师终于知道我“受伤”了，他是跑着进教室的。这正是我期待的效果。于老师走近我的座位时，我正佯装疲惫，把头埋在双臂间，可我的嘴却忍不住想笑。

“丛生，丛生！”于老师叫了我两声，我动了一下，装作还没醒来的样子。

我听见于老师问旁边的香瓜：“你知道他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香瓜用沮丧的口气说：“丛生被碎玻璃扎了脚心，包扎完出了医院大门，又被出租车轧了一下！”

我差一点儿笑出声来，我浑身都被压抑的笑冲击得颤动起来。四周无人说话，我预感到大家都发现了我的异常举动。我浑身颤动的样子，不是哭泣，而是窃笑。

于培光用手搬起我的脸，我的被笑扭曲的涨红的脸。

于培光的脸也红了，被我气红的。他说：“丛生，